

186
822



35

鐵路職工

第一零九期

半月刊

時論

現在之危機

中華民國廿四年六月廿四日收到

意想

一般人都認為目下救國之道是經濟建設，不錯這確是對證良藥，但是經過數年的時間，而國家病狀毫無起色，這其間輕重緩急的處置，實有重新審查的必要。

現在國家的病象何如呢？在都市裏面，工業不振，商情惡劣，近以美國收買白銀的結果，銀行亦感不支，小銀行陸續停業，錢業更難支持，因之小本商業，更無法周轉，結果造成整個市面的不景氣。農村本來是山窮水盡，加之今年北方數省普遍的亢旱，災區人民并草根樹皮、亦剝食淨盡，窮與病往往互為因果，江蘇省江北各縣，黑熱病流行。據衛生署調查，患者已達十八萬人，病者無力治療，常數十人集資，用抽籤法決定一人治療，人世間悲慘之事，無有過於此者。

目下的危機，不但要亡國，甚而至於滅種，政府當軸不必先談建設，第一步還是救亡要緊，蓋建設事業非空中樓閣，若待人民死絕喪盡，請問如何建設？現在都市自殺數目之增多，農村窮病喪亡之大量人口，在在足以提醒政府施政方針之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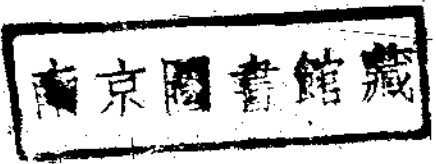
第一百零九期

- 現在之危機
- 常識叢談
- 今後鐵路教育之新趨向
- 交通解
- 到民間去的幾個基本條件
- 小二媽
- 鐵閘子車裏
- 工人雜談
- 乞丐的夢
- 怎樣治理我們的家庭

意想 文公 耀英 峻 任堂清 徐靈珣 吳曉鐘 少唐 我聞 金聲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廿日

號陸壹零壹第字醫證記登部政內類紙聞新為認掛准特政郵華中



改變，苟不此之圖，而爲不着邊際之空談，只有亡國滅種而後已！

常 識 叢 談

昆蟲之社會組織

徐耀亭

人類之生存於宇宙間也因職務之不同，故有農工商學兵之分。彼此間雖有切膚之關係，然分工合作，各司其事，決不絲毫相混，此人類之社會組織也。除有自居爲領袖羣倫，獨執生物界之牛耳的人類外，昆蟲類中亦有營社會組織者。在其社會中，雖不若人類分界之明顯，然其分工合作，各司其事，彼此不相混亂者則一也。

昆蟲類之營社會組織，實行團體生活者，有白蟻，蟻及蜂等類。茲分述於下：

白蟻屬白蟻目(等翅目)Isoptera，因幼蟲爲白色，形態與蟻相似故名。在白蟻之社會中，有有翅及無翅二種，有翅者復有雌雄之分；無翅者生殖器概形退化，亦可分爲二種。其大者爲雌或爲雄，具有缺狀之大腮，性甚剛強，此即所謂兵蟻 Soldier 也。其形稍小具有短而大之腮者，

爲雌蟻即職蟻 Worker 也。其在社會組織中佔最大數者厥爲職蟻。以造巢覓食及養育幼蟲爲任務。兵蟻專以防禦外患，保持社會之安寧爲職務，並有監督職蟻之責任。

在我國南部及日本之白蟻，五六月時雌雄生翅，飛翔空中實行交尾。交尾後則降落地面上，同時見有職蟻團團圍繞，雌蟻由彼等之擁護則登臨王位，建設新社會。受精之女王平均在一分鐘內產卵六十餘粒，在一晝夜其產卵數有超越八萬粒者。產於非洲之白蟻，有起造高達丈餘蟻塔之特性。分布於東亞之白蟻，除臺灣之三四種外，其餘概棲息於朽木之下而不造巢。

蟻屬於膜翅目(Hymenoptera)，其形態雖與白蟻大不相同，然社會組織二者頗相似。蟻類之社會中，有與白蟻相同之有翅及無翅的雌雄二型。雌蟻及女王之生殖器發達，雌性之職蟻生殖器退化。生殖器退化之雌蟻亦具有二型，其身體較大，具有四角形之大頭者爲兵蟻；其身體較小者爲職蟻七八月之間，雌雄生翅，夜晚飛翔於空中，俗名此爲羽蟻，是時乃其交尾之時期也。受精之雌蟻落於地上，翅全脫落，由職蟻相隨或仍歸舊巢，或另營新巢

蟻之產卵也與白蟻同，常成塊聚集，卵產出後，由司養育幼蟲之職蟻，運往適宜之地點。至其孵化，則供給以食物。攜行將蛹化之幼蟲，達氣候溫暖，空氣流通之良好場所。俟其為成蟲後，猶保護以相當時日，教導以各種職務，職蟻兼司食物之搜索，發現食物時，則直接攜之歸來注入巢中。如食物較大，職蟻不足搬運時，則舉巢出發從事食物之搬運。行動時其行列宛然如軍旅，由多數兵蟻監督之。蟻嗜食糖蜜，有時為食肉性，尚有嚼食穀粒者，故稱為雜食性動物。在早春食物缺乏時，嘗以蛄蝻，烏蠅及螟蛉等為食，故有益於農業，但常為害家蠶及天蠶者之飼育。在夏季蚜蟲蕃殖時，則吸食自蚜虫肛門部所分泌之蜜汁。蓋蚜虫吸收植物之汁液，恆經胃腸糖化後而自肛門排出甘露也。蟻則常為蚜虫驅敵害，如瓢蟲，食蚜虻及草蜻蛉等以防其侵害，至晚秋攜之歸巢，翌春新芽發動時，將其運至適當之技葉使之蕃殖。除此之外：在美國有名為農蟻 (*Myrmica molificans*) 者，常採集某種穀粒以為食。更有名樵蟻 (*Oecomyza cephalotes*) 者，常切斷植物之葉，用以培養一種細菌為自己之食餌。並有一種餉蟻 (*Aphegaster barbarus*)，使稗粟穀粒等變為飴糖以食之。

除蚜虫外，與蟻共棲一巢之昆虫亦多。殆與人類之飼育犬貓，視之為玩弄品者相同。且常由彼等分泌蟻類所嗜好之汁液，以供給蟻類之吞食，此等昆虫之幼虫，亦實賴蟻以為生。蟻性好鬪爭，如有接近他巢者，早晚戰端必開，勝者入敵人之巢穴，奪其幼蟲或蛹，至其發育為成蟲，則奴隸之，使役之。且在 *Folyergus* 類無職蟻，常以自他巢獲得之俘虜充任之。此等被擄之個體，不只從事巢內一切職務，進而隨同主蟻襲擊自己同種之蟻巢，保護自戰爭奪來之幼蟲或蛹，養育之，並供給主蟻之食物。更有甚者，主蟻嘗忘其攝食之本能，如無奴隸充職蟻時，食物雖在眼前亦不能攝食，竟至餓死。因之得勝之蟻類，決不捕促對方之成蟲而以幼蟲及蛹為目的物，蓋緣成蟲常不馴於敵營，易於脫逃故也，然自幼蟲或蛹成長之成蟲常服從其使役，無逃脫之虞也。

(未完)

陰虱之治療

學 瀝

陰虱，西名 *Phthirus pubis* 毛虱之一種，小，而長不過一密米，茶褐色，扁平而類似蟹，有六脚與二個之長吻

嘴，埋細首於毛囊中，以足搗毛幹而固着之，好棲息於陰部，產卵於陰毛，而其蔓延也，由上腿而下腿，由下腹而胸部，侵硬毛發生之處，又達於鬚髯眉毛及腋毛，稀達於頭髮，有劇烈之奇痒，或癢痒輕微不斷，與人以不快之感，由交媾而傳染者最多。治法先剃去陰毛，以百分五白汞降軟膏，%Unguent Hydrargyri Praecipitata Alb 數日間塗擦之，又百露拔爾撒謨 Balsam Peruvian 一五分，依的兒精 Spiritus Aether 五〇分，共混和塗佈之亦可。

今後鐵路職工教育之新趨向

懷英

一、引言

近數十年來，中國教育已經迭次變革，由科舉制度的廢除，推進到新興文化運動的發軔；由新文化運動之逐漸演進，進而注視到實際的大眾文化，大眾文化之下使又應時代潮流而生，「平民教育」。職工教育，不過為平民教育之一支流，其教育對象雖為工人，然施教方法與平民教育，不無互相聯繫，互相參證之處，以下將各地平民教育之設施，略為敘述，以為探討職工教育之借鏡。

關於平民教育之實施，尚在萌芽時期；有的正在着手籌劃或進行，有的從事研究，因為，對於這種教育，各有各的理論基礎和實施步驟以及教育對象，故其教育形式亦迥異。在梁漱溟先生領導下的，是以從事鄉村建設為主，改善農村生活發展農村生產，擴大農村自衛組織，然後再由農村合作事業及生產推進等方面，隨時灌輸農民所求得的淺近知識，為欲達到此目的，又有訓練建設教育人材的設施。在晏陽初先生領導下的，則以縣地方自治為單位，以平民教育為主，注意農業改進與生計建設，且就人民之「愚」「窮」「弱」「私」四大缺點，施以「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的教育，俾養成富有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與團結力的新民，在陶知行先生領導下的，就以不識字的大眾為對象，施以應用知識，確定「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三大教育方針，只要有不識字的廣大羣衆的集會場所，就可實施以此種教學。這種教學的方法，亦可分為「大人教大人」「大人教小孩」「小孩教小孩」「小孩教大人」的四種應用方式，本以「即知即傳人」的主張，來推動中國之普及教育的運動。同時，在最近陶先生又有進一層的普及教育運動實行的辦法發表，其內容訂定了「識字者不教人

罰守知奴捐」「阻礙識字處犯妨害進步罪」「設立識字警察抽試行人」的三項。實爲驚人之發明也。至於其他研究是項教育學術團體，如江蘇教育學院浙江民衆實驗學校等等，皆是專以訓練專門化及技術化的生產人材，并極端與現有農村組織相接近，設置農場及工場地帶等，能實地學習其專門學問地點，俾使不斷地從事於實際的生產活動。此外，就是工餘補習教育了。

我們要討論的教育問題，是限於鐵路職工教育的一部分，所以，就把這種教育的歷史使命，從客觀上，從職工的本身上的需求，抽出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來討論。他的歷史使命，已經是爲提倡「除文盲」的人們注意到，鐵道部直轄下之職工教育委員會即應運而生，并且負起了統一全國鐵路職工教育的使命。

因爲一件事的進展，全憑辦理是項事體的主管人能否與熱心，可是，在其中。有時亦有出乎想像的流弊發生。我在此所欲立論之點，是憑個人參與職工教育的實際工作，得來的教訓和經驗，以及個人所有一點微見，臚列於後。

一般職工的心理

的確職工的心理傾向，是偏於父母傳統的生活習慣和社會環境。同時也因爲感受了世界經濟恐慌及農村生產沒落的影響，漸而積極的從農村中跑到都市來，要求極低的代價，解決目前的艱苦。但有一部分，亦却乎不是受到同一的感應而來。他們既然從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地域而集中在同一生產部分內活動，雖是生產手段生產方式相同，而個人的境遇迥然而異，茲將一般職工的心理錯誤概念，作爲簡要的分析。

(甲)假求知——把求知當做擋風牌，藉此求知時間，可在工作場所之主管機關，取得許多方便及空暇時間。有時爲了主管機關的重重監視，過於嚴厲，也不得不敷衍面子，高興的時候，來到校裏，領幾本書，補補人數，至於求知的信念，根本沒有，且而有時無端的給學校許多掣肘，致使其他職工均皆不能安心攻讀。

(乙)湊熱鬧——把學校當作娛樂場所，借此可把每天工作疲乏的精力，恢復一下。每在教師教授功課時，常有許多不關於本課目及不足論談的枝節問題，提出質問教師，以致使寶貴時光拋荒，間接亦影響到整個教學的進度和步驟。

(丙)找娛樂——既然以學校為一個娛樂的場所，所以大家對於求知觀念和求知的根本意識，抹煞殆盡。且而貪圖自己愉快，如組織球隊打聽革命紀念節的例假係何日何時。甚致於每當上課鈴敲着尚且有人在操場上，興高采烈的在玩弄球藝；就是壓性子來到教室，因為運動過於激烈，身體上的血液循環強烈，根本就不能接受教師的講解。

(丁)求升級——因為主管教育機關，對於職工顯意求知者，確定有具體的「獎懲辦法」，藉此鼓勵不識字的職工，羣策羣力的自動起來求知，俾使增進工作技術的效率，可是，一般職工，對此規定，漠不關心，并且把此種原理，誤認為，只要來校上課，做了一個學工，就可享受到一切優越的待遇，所以，時而有人懷有此錯誤的心理，來要求升級。

(戊)貪名利——職工的心理上，多為名利所佔有，無論任何真理道德，均皆置之於度外。每至開學伊始，學校裏照例有發散書籍及文具，來校者，日盆臻多。一俟具備各種東西完畢，便就揚揚而去，不復再有其蹤影了。

三、現有制度下職工教育實施之困難

這個問題，在目前已達到極嚴重的時期，因為職工學校之設立，專為實施工人教育機關；其對象，純係鐵路工人，可是，職工們多半是強勉抱着一種不安的心理而來，所以教師以任何教育方式或手段來謀增進職工的知識技能，也很難使職工們接受。

因為，職工們，既然從不同地域不同環境為了生活驅使而來，一旦拋棄了原有職業多少還保存着原有生產狀態下之自足自給的心理。至於城市的一切生產部門中的生產手段生產方式以及物質文明的演進，絕對不慣於接受。於是乎，便影響到整個職工教育的前途。茲將個人感受之困難，簡略分為以下幾點：

A. 屬於職工的

職工的責任，要比任何一種職業者為重，因為，牠們依憑自己的手足和精力，來推動生產事業的發展。同時，為子求生計問題的解決，除了用全能力量處理一切工作外，尚須辦理家庭中的瑣事，社會環境的酬應，在家庭內要做個解決一切困難的主人，在廠方亦要做個勤奮的工人，若是，來到學校，再要做個勤苦的學生，那就更是難上加難了。

1. 自身的負擔——每個職工皆是爲了生計問題求解決而來的。是因原有環境不能容納他及整個家庭內一切的人得到最低的生活力，所以才有離開了極樂的家園，來到機器工業下担任工作。同時，他們又擔當了千斤担子，把每月的收入，要供給家庭生活和社會人情的酬應。

2. 工作疲勞——每個工人的工作時間，平均每日約有十小時以上，有時，因工作過於繁重，以及其他工人有因事因病，不克担任工作時，亦有代班加班之例，至於，個人怎樣感受精力疲憊，也不敢立時不願作工，遠抗主管人或監工的命令，只好仍是耐性地不問死活地埋頭在嚴厲的監視下偷活。

工人作活工時間，根本就沒有一定的規定，多半係採用倒班制，值日制，值週制，平均每人每日應攤有十小時以上工作，不分晝夜輕重，均按十小時工作時間來推轉，每月實支薪金則可得三十二天左右，依據工人方面得來的精細調查，此種好處，係因夜班的工人，以十小時增至十二小時，內中又可多獲得二小時工資，及在一月內沒有告假，總計起來，便可有二天多例外的潤利了。

3. 教育程度不整齊——一般職工們，既是受了家庭生

活的壓迫，復又因工作時間過久，精力疲憊萬分；那有餘力來致力於讀書？就是願以空暇時間，利用在充實自己的知識上面去，可是，因個人的環境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因而他們欲求得的知識亦不同，倘使給他們以同一的訓練，或是盡量把他們分爲若干班，敢說：隨便怎樣去編制級次，總感覺到職工教育程度不齊，教學的進度不快。

還有職工們的工作時間，是按照廠方給予的輪流值班，倘使到了上課時間，學校方面就不能勉強的飭其來校受訓；職工方面更不敢擅離職守，耽誤自己的職責來校受課了。甚致於，每個職工平均在一月內有一兩星期，因公不克到校，這也是造成了職工們的教育程度不齊絕大原因之一。

(未完)

交 通 解

峻

人生之要素有三，曰衣曰食曰住，然衣食與住，非可坐而至也，必有待於行，是爲交通。交通者，甲地之人畜事物，賴輸轉以達於乙地者也。人羣畜族及貨物之輸轉於陸地，循鐵道公路，於水於空，則藉輪船飛機，若夫文化之輸轉溝通，則賴郵政電信。吾人處於二十世紀，交通事

業，日新月異，有非前人所能夢想者。吾國近年以來，此類事業之興革，固不足言進步，然揆諸環境之艱困，則亦未可厚非也。交通事業之種類大別分爲航空，鐵道，公路，航業，郵政，電政六類：

1. 航空 航空爲近世之最新事業，可別爲軍用民用郵用三種。如國防交通，在國際形勢，日益緊迫之今日，所需亦日爲重要。我國幅員遼闊，山川險阻，邊圍諸省，尤需航空，且可促進文化之進步，與政治之改良焉。

2. 鐵道 鐵道可別爲國有民有及國際三種。一國物質文明之發展，軍事政治之進步，賴鐵道之力者爲多，蓋公路之交通，汽車載重無多，其運輸能力，自不能與鐵路相侔，是故鐵道爲國家之命脈也。

3. 公路 我國建設事業中之蒸蒸日上，突飛猛進者，莫若公路。蓋以鐵道之建築，只能建立於平地及稍斜之坡道，險阻之地，不能建築，故公路亦運輸事業及發展文化之要務也。

4. 航業 航業爲水上交通之利器，可以補鐵道汽車所不及，亦輸轉人羣畜類貨物及文化之重要部分也。

5. 郵政 其主要任務，爲信件及新聞報紙之傳遞，使

甲地之事，得傳遞於乙地，而其他零星物件之寄送，吾人亦每藉郵傳，則又爲舟車之輔也。然郵政之本身，非可直接使信物等件之輸轉，必有賴於其他交通方法，所以郵政之進步，與交通之發展，有互助之關係也。

6. 電政 電政有線及無線之別，使甲地之事故，頃刻間可傳達於乙地，關係於文化政治軍事及各種事業之傳播，十分重要，所以電信事業，亦爲國家重要之建設也。

到民間去的幾個基本條件

任堂清

千瘡百孔的中國，農村破產已是大家所共知的了，占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民，終日在「窮」「弱」的漩渦裏討生活，衣不得暖食不得飽，更有那天災流行，土匪橫暴，苛捐雜稅，軍閥騷擾之種種摧殘，農民焉能不窮？農村焉能不破產？！

中國四千餘年的老大的農國，現在是破產了！這叫我們怎不傷心？唉！可憐的農村同胞，他們將不能再維持他的殘生了！他們只有伸長頸項向政府向各界求救，但政府似乎未曾聽見他們悲困的哀鳴，貧弱的呻吟，一般智識份子，都被「升官發財」的污鄙的思想的迷惑所牽累，顧不得

去作復興農村的工作，而且他們更也不屑於去作。他們視農村為地獄，到了農村便好像入了十八層地獄，他們只知道農村中苦，而不知道從苦中來救農民！

但實事告訴我們這樣說法是不對的，現在到民間去的口號是彌漫了全中國，「救濟農村」的聲浪震破了我們的鼓膜，這樣，怎說無人來救濟農村呢？是的，我親愛的同志，我感謝你的發問。我們只要留意看看喊這口號的人是如何的態度，我們便可明白為什麼這口號喊得這樣熱鬧。

依我個人的發見我覺得大聲疾呼喊著「到民間去」的人多屬下列的兩種：

一、落伍的政客

二、投機分子

前者因為覺著政治上的事太難做，隨時隨地的都有鼓掉飯碗的危險，於是異想天開，便藉著「到民間去」的口號來誘惑羣衆，藉此發展他的勢力。這樣的人到民間去還不是去喝農民的血？剝農民的皮！這樣無理性的農賊我們能讓他發展嗎？

後者因為感到「到民間去」的口號很新穎，喊來很動聽，於是拋棄官途來作投機的事。我曾問過一位同學：「你

為什麼來學農？」他却毫不客氣的答道：「因為中國的農業將來非發達不可，而且救濟農村是時髦之業，應投機于此。」

我覺大喊「到民間去」和「救濟農村」的人除了上兩項的作用外，真正到民間去救濟農民的恐怕是鳳毛麟角了！

我願我農業界和有志農村的同志來共同努力，把投機心完全打掉，我們要把我們一顆赤裸之心來獻給農民，抱着大無畏的精神去和農民攜手，我們要把我們一生的事業完全建設在農村裏，我們不怕艱難不怕困苦、抱定窮幹苦幹的決心來與農民謀幸福，這樣我敢說，破產的農村一定會復興的，同時我們的國家也會富強起來，所以我們來救濟農村就是來救國家。

談到這裏，我們不得不同頭來看看我們的能力是否能夠應付這個破產的農村？破產的農村是須要何樣的人才能救濟。這兩個緊接的問題，便是我們討論的中心，但學問淺薄的我決不能寫到盡善盡美的地步，不過把管見所及寫出來與同志們作個參考而已。

我覺得到農村去應有的基本預備便是下列的三條：

一、明瞭農民的生活——到民間去必須明瞭農民生活

，因為明瞭了農民生活，才能決定我們的方針。現在農村的情形，正如古詩所說：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

「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濕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他們的肩頭上，一年到頭總是挑著担子，他們的腳，總是赤著浸在泥水裏；他們的身體，無時不與烈日暴雨接觸著，他們沒有聽見過三八制的制度，他們住在用泥土造成的草屋，一巴掌大的窗子，享受不到空氣與日光的恩惠。應間到來，便把妻子兒女以及牛羊雞鴨，統統關起在一塊，他們的食物，除了豐年吃點粗米，供身體燃燒外，營養素，維他命是談不到的，至於荒年，即是吃牲畜的草也是得不著的，他們有了雙布鞋子便可過年；他們的生命財產，名譽，自由被人侵奪的，又向誰去伸訴呢！

中國農民生活怎麼？中國農民是否過了一點「人」的生活？講到這裏我們可以簡單的答覆一句說：中國農民所過的是牛馬生活，是牛馬不如的生活！土匪為什麼這樣不怕死，盡管你殺，越殺越多？娼妓為什麼這樣不要廉恥，盡

管你唾罵，越罵越多？黑暗的工廠生活為什麼大羣男女甘之為飴，盡管你加倍虐待，攀援求進的總是越來越多？咳！這就是農民受生活壓迫的結果！

上面農民痛苦的描寫，誠然值得我們一灑同情之淚，然而仔細想來，我們所哭的不該是農民的痛苦，乃是無人到農村去，指導他們，組織他們，教育他們，來為他們做長久的奮鬥。親愛的同志，我們為他們的生活，也該盡我們天職！使他們重見天日。

二、負起改善農民的責任——中國農民是盲目的在黑暗的世界裏前提後摸，他們的生活已至「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境遇，所以到農村去第一步工作便是指導農民，用科學的方法，新的知識，分開那條路是寬的那條路是窄的，何路能通，何路不能通，農村中有這樣的救星，正為航海的大船有了指南針一樣。

第二步便是團結農村社會，「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是中國農村漫無團結的寫照，民智落後以此為因，農村生活太隔離太個人化了，要想提高農村生活，團結農村社會，把農村家族的概念，擴大而為地方的思想，這是應先下手的，所以到農村去應聯絡農民，組織農民，使農

村社會成一個整體，把散沙似的農村生活組織一個有條有理的嚴密生活——有系統，有秩序。

第三步是增進農村生活，農村生活可分兩方面，一是物質生活，一是精神生活。屬於物質的當然是衣食住行的豐富享受；屬於精神的是德，智，休，羣，四育的養成，這是救濟農村頂難做而且非這樣做不能將農民生活提高的工作。

三、我們應有的修養——到民間去應有的修養，可分四項，第一是組織的才幹，能把農村社會許多不同的個人，大事小事都安排妥當，正如一個機器師把一部不活動的機器，部部調劑的毫無阻礙一樣，所以組織的能力是萬萬不可缺少的。

第二要有健全的身體 救濟農村是一件頂艱苦煩瑣的事業，身體弱者固然不能勝任，就是不十分健全者恐怕也難望其貫徹始終，因為救濟農村處處都是賣氣力的事，偷安，躲懶終是不能成功的，加以農村的環境危機四伏，衛生設備毫無，性命簡直毫無保障，若非健全的身體，恐怕「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困苦要來壓迫你，救濟農村只是你的口號了。

第三要有豐富的基本學識 救濟農村絕對不是那些不學無術的人所能作的，為語言文字，歷史地理……衛生工程等等學識都是應該知道的，此外對於成年人的心理更是應該熱悉的，不過最重要不過的乃是農業的學問。所以救濟農村者便是農村的萬寶囊，農民所發問的一切，都得回答得出。

第四對農民的態度 我們將一切應有的能力都預備好了，然後我們再研究對農民的態度，這件事似乎很簡單很容易作，然而作起來却很困難，因為態度太激，難免讓農民望而生畏，然而太緩了，又難免教農民感覺不到興趣，總之對農民的態度無論是緩是激，須出至誠，雖然暫時農民不理解你，但時候長了，農民仍是愛戴你。

上面三大條是我們「到民間去」的同志應預備的，不過是基本的，不是具體的，希望大家除此而外，還要多多的來充實自己。

最後我這嚴重的聲明，救濟農村的工作是刻不容緩，說重一點，農民的生死關頭都在我們的手掌裏，因此我們不得不考慮，不得不慎重！

編者按：「到民間去」固然是刻不容緩的急務，但這與

政治問題是有密切關係的，苛捐雜稅不廢除，貪污土劣不澄清，大量而低廉的舶來農產品不能增高其關稅，所謂「救濟農村」不過徒託空言而已！

小二媽

徐藍瑣

艷陽的天氣，桃紅柳綠，草長鶯飛，春姑娘嬌羞而神秘的悄悄地降臨人間

在廣漠的平原，在綺麗的園林，這時都長着半綿的芳草，如繡的繁花，如星兒在天空一般的點綴着美麗的世界。伶俐的小鳥，巧俏的姑娘似的，唱着委婉的歌；蝶和蜂，更穿來插去的在花叢徘徊。

微風輕盈的盪漾着，陽光溫和的輻射着。每一顆生物，都融融洩洩的沐着無限生機，貓和狗，男孩子和女孩子，也各撥着在震動中的心弦。

當嬌弱的陽光和溫煦的微風柔軟的散佈着的這幾天，W湖從寂寞荒涼中回復了原來的鬱勃。

在沿着長堤的一邊土堆上，去年在霜雪中凋落了了的樹木，添了嫩嫩的葉，又長着新的細枝，本是啾啾悲鳴着的鳥兒，現在也帶跳帶歌的嚶鳴着，振着翅，從這壁廂飛向

那邊。那些碧草，過去是滿目淒涼的，草黃的一片，現在漸漸回復了人類給牠的好感。如有一條有着碧色的花紋的毯子鋪在華貴的地面上一樣。

本來單是這些樹，單是這些草，已經夠給與每一個人春天的美麗的詩意。然而在這裏，更有的是激盪的波浪，是空濛的天際，睜開眼可以觀察一下螺黛的遠山。當蛇一般金黃色的光線反射在湖心時。或夕陽的影子飛燕般的掠過了湖濱。要是你肯細心的觀賞，更可以發見許許多多無奇不有的天際的變幻。

跟着春的蹤蹟的啓示，湖濱的長隄上發現了少年人的細語與微笑，當她們或他們的驚鴻般的影子瞥過了你身旁時，要不是患着鼻加答兒或近視疾，一種膩人的膏沐，一種光與色的閃爍立刻會聞上你鼻腔或映上你的視官。

湖上漾着醉人的風，濃醪般的香氣因風的傳導而撲入游人的懷抱，玲瓏的小舟，載着青年的男和女，泛着，泛着，再再地向湖心進行。在這裏，世界是溫馨的，沒有波浪，也沒有荊棘，尤其是在這春天。

是春天了！每年每年，每個人的心坎都活躍着。雖然終年愁慘着的小二媽，平日是那麼沈默寡言的，到了這季

節，眉黛間也浮着一綫淺淺的青春的愉快。

在電燈廠還沒有吼出巨大的信號之前，街道旁的電燈正病人般的散着微弱微弱的光的時候，小二媽便已很早很早的終止了她美麗幻夢。雖然馬路上的店門還是關得緊緊的，行人的沈重的腳聲是那麽的稀少，然而她總是那末勤謹的，靜悄悄地離去了溫暖的被窩。

倚着破舊的灰色的船篷，她敏捷的栓住了鈕扣，在冷水中紋着藍色的粗布的面巾。趁着河沿的路燈的光，她復俯下身子去洗帶泥的荸薺。當凝聚在荸薺上的污泥給水褪去了以後，她便跑到那街邊的垃圾桶旁，細細的用棒撥着桶中的廢物；着揀比較大一點的布塊，一塊塊的紮成一團，細長的棒，粗一點的木頭，她也把牠用繩縛了起來。每天，她照例的換過了幾個桶，直到店舖一家一家的卸下了排門，她便帶着那些俘虜回到黯沈沈的船上。

這時候她兒子阿兔已經洗過了臉，穿着一件破的夾襖，帶着大孩子的憂鬱的面孔，呆呆地站在那裏看天，雖然春天是美麗的，春天的孩子的心是愉快的，然而他同別的孩子不一樣，他是已失去了孩子的活潑了。

雖然天已是白茫茫的一片，但馬路依舊是夜般的沈寂

，除了行人們因有要事而急促地走着的步聲外，什麼都聽不到了。

提着村婦的輕捷的步子，攜着方才包裝成的柴皮和布塊，小二媽疏散的人羣中回到了她的歸宿地。

「孩子，你起來了喲」。由於母性的愛的驅策，離開那破船還有八九步的光景，她便愉快的喊着她兒子；這時他還呆呆地站在那裏看天。

「母親」，她兒子笨拙的回過頭來，在他終年憂鬱的面孔上，始露出欣喜的成分。

像是母愛感動了他的心，他習慣的很迅速的從船上跳下，快步走向他母親的身旁，在母子倆絮絮的細語聲中，他把母親手中的提着的一滿籃荸薺接了過來。於是他倆的步子，漸漸在破碎的石子路上減落，這時在前一刻所聽到的輕微的語聲，靠着空氣的傳播與媒介，隱約的自破灰的船篷中散佈出來，

昏夜一般靜寂的早晨，母子倆胡亂地吃了些拳頭般大的冷飯團，雖然佐飯的餚饌只是那寥寥的幾根菜皮，沒有鯊魚肉，也沒有其他可口的動物性的食品，但他們的胃口是照樣的健壯，身體照樣的康健。

在不能捉摸的命運之下，母子倆各挽着一隻扁形的籃，籃中滿盛着削白了的荸薺，倉忙的向不同的道路出發。懷着欣喜，小二媽在W湖的長堤上徘徊。籃中一串串的荸薺很有秩序的放着，雖然也略略的賣去幾串，但在全量仍是個很小的數目。

她做的這種生涯，每天的盈餘幾乎不能給她個人的飯食；但是這幾天她的確比已前興奮了。在她皺裂的臉上，常能見着她的笑容。

「先生，荸薺要不要？三個銅幣一串」。她手扶着盛滿了荸薺的籃，另一隻手拿着兩三串荸薺，當行人遠遠的撲面而來時，便上去抖擻。

被她目為先生的人如她不跟在旁邊一般的向前行進，沒有理會她！於是她復轉頭去向另一個先生糾纏。

人如同平日一般的在蠕動，如一條長蛇蜿蜒曲折的蠕動着；有穿着華麗的炫目的綢的女人，也有穿着一九三五年最新式的摩登青年。但憑着人無論怎麼多，而她的生涯卻依然冷落。

「雪白嫩荸薺，三個銅幣一串」。她謳歌似的，喊着，喊着。

好像已變成習慣似的，她很少向着穿華麗衣服的青年囉唆，她也明知道，這夥人決不是她的唯一的主顧。但有時每當下意識在暗中鼓動了她時，她又頑固的纏着那些高貴而年青的男女購售了。

記得有一次，她緊緊的跟着一個青年招攬；那青年穿着一套嶄新的藍色呢絨西服，掛着一顆圓形的銀質徽章，挺着肚，皮鞋踏得震天價響。她原想，這傢伙決不是好人，但在一轉念中，她又一步不放鬆緊緊地尾隨着他了。

「去！誰要買你這醜陋的東西！」僅同着走了短短的路程，那青年便漸漸的有點不耐煩了，鐵青着臉，如同封建時代的地主待農奴一般。

（先生，買一些吧！）她露着一副可憫憐者的面孔，簡直如乞者哀求着有錢者的施與一樣的可憐。本來要是在別一天，籃中的錢還勉強能推過了一晝夜，她也許會看風轉舵的悄悄離去，而在那天，偏是連本錢還不夠償清，爲着生活的要求，她自然顧不得前途的利害了。

突然，他停止了走路，瞪着眼珠，怒沖沖的叱責着，又是一把推開她幾步。

「媽的，這是你賣物的場所嗎？」他一手插着腰，滿面

充滿着暴厲的怒氣。

她含着淚，弱者的悲哀上了她的心，不敢回嘴，也不敢答辯。

「犯打的傢伙！」他看她沒有響，就自言自語的走了開去。好久好久，怒氣還沒有消散。

她漸漸覺得有點後悔了！她想她並沒有錯，他簡直是太無理哩！不買，就不買好啦！反正她又沒強他，她懊悔她不該緘默，受他的搶白。

經過了這次的教訓，有一個時期，她會罰誓不跟那批壞蛋招攬，但日子總於跟着扯去的日曆又更換了，爲着嘴，爲着穿和住，她好像已忘懷了她的誓言。

一日復一日的，她已忘去了過去的恥辱，當那羣遊人挨近了她的身旁時，於是她又臨手躡腳的向他們抖擻了。「先生，荸薺吃不吃？」她撐着沙一般枯澀的喉嚨從堤的左端走向堤的右端，又從堤的右端走向堤的左端，揀着愛吃的買主抖擻。

在一株她不知名的樹木的蔭下一一個老人在荸薺堆中挑選嫩白的荸薺。她挾着籃，很耐心的等他成交。

「你又在這兒嗎！你這不識進退的東西」。一個穿黃色

軍服的警士從她的後面施掩襲過來。

「先生，讓我們成了交，我走。」她露出一副可憐的面孔，向他哀求着。

「給我滾！快！」警士盛氣指使着。漆黑的木棍也跟着他四肢體在空氣中運動，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把她的籃傾覆了。一串串削白的荸薺，東一個西一個的落在各處，染着泥污，很醜陋的躺在地上。

「先生，你怎麼這般不講理呢？」她露着絕望的眼珠，向那警士聲辯。

「我怎麼不講理呢！」他威風凜凜的看着她。

「先生我的荸薺都給你弄壞了。這是我今天的伙食，你要賠我。」她懇求着，多麼可憐的懇求着。

「快給我滾，你這賤東西！」他好像沒有看見，如局長或課長的命令態度來命令她。

但是她還是猶豫的，嗚嗚咽咽的微泣着。

不管她怎樣的哀懇與哭泣，警士仍是毫無人心的驅策她，奪着她的籃，想把她驅出界線，縱然地上的灰塵在微風中飄揚，她不管，她只是躺在地上哭泣。

爲了維持警士的威嚴，那個同別一個穿黃衣裳一樣的

凶狠，惡狠狠的提着她的手臂進行，自然，沿路她掙扎着，然，一個終年沒有飽飯入肚的瘦婦人，又怎能敵得住一個孔武有力的警士呢。

「先生，讓她拾了葦齊去罷！」這聲音，出在一個老年的傭婦樣的女人的口上。

「本來是她自己不好！」警士的態度也開始逐漸和緩。

「賣葦齊的，你就吃虧點去罷！」這時從人羣中發出一致的告誡：「原先這是你的過失呀！」他們先先後後給她進了忠告。

沒奈何，她只好依照衆人的意見，拾起那拌上灰塵的葦齊，一顆顆一串串的放上去，雖然有的已被碾碎了，但她仍是一顆顆的收拾着。

含着淚，她的瘦弱的人影消滅了。

拌着灰的葦齊已回復了原來的白哲，她又在窮巷中蹣跚着。

「雪白嫩葦齊，三個銅幣一串。」她撐着破燥的喉嚨，喊着，喊着。正在這時候，另一個不良的存息傳到她耳邊，那消從一個行人的口中吐露出來，看情狀是千真萬確的。

人三三四四的議論着；東一大堆，西一大堆的，從這些人的談話中，她知道P道的汽車闖了禍了。

「P路，兒子不是每天在那裏嗎？」她想起她的憂鬱的呆笨的兒子，心中不由得捏了把汗。

「先生，P路汽車擾了禍嗎？」又有沒有碾死人！她很關心的問着一個老個兒。

「是的，碾死了一個小孩子，那孩子僅僅過了十四五年齡，正同你一樣，他手中也攥着一籃削白的…葦。當他碾死的時候，血汨汨的流出來，手和足還很靈活的動着，啊，這情形真悽愴！」說時他似乎露着惋惜的樣子。

「汽車，真不是好東西！」不是嗎？我們的生活給她壓榨得不能維持了，以前，我們的生意雖少，不過，一天的代價足夠維持我一家的生活，如今，有了牠，累着我們也討不起價錢了。汽車，真不是好東西啊！一個車夫模樣的青年在旁邊附和着說。

「這孩子是什麼模樣！」她又接緊着向老頭兒問。

「一個瘦長的身材，穿着二藍洋布的褲，蓬蓬鬆鬆的髮，沒有襪，也沒有帽。」他回答。

這，正是她兒子的縮影在她眼前，糢糊着，如一團黑

，如一個晴天霹靂。

但，她立刻又運想到，那住在會寧橋畔的十四兒子，不也是一個瘦長的個子嗎？

憑着她自己如何的解釋着，然而她的心總究竟是沈重的。帶沈重的心，跨着笨重的步子，她蹣跚涼涼的向P路奔去。

方跨上P路的巷口，一陣風帶來了人的血腥。雖然人散的已經是散了，然看樣子，環境已不是往日靜謐的環境，街上的行人雖也照樣在走，店門雖也熱鬧的開着，然靜謐中有牠的倉皇，喧鬧中有牠的淒涼。

兩個警士正圍着孩子的屍身，六七個小孩：指着嬉戲，然小二媽漸次走近了他們的身旁時，誰沒也有注意到她的慌張的神情。

雖然屍身的全身是紅紅的血，肢骨有的已給碾斷了，然而在他的模糊的輪廓中，她認出了這正是她的生命的靈魂的阿兔，不是十四的兒子。

想着過去黯淡的一生，阿兔的爹被築車路的工人打傷的一天，想着方才的被侮辱，想着兒子死後的渺茫的未來，只覺得前途是漆一般的黑；隨着失了知覺的臥倒在街

道上。

這時從人羣中又傳來大廉價的軍樂和窮巷僻壤中乞丐的叫喊聲，也一齊如喪歌般的奏着。

一會兒，幾百個難民，背着被，跟着幾個警察走過這街道，人，蔓延的走着，走着，正如為這個孩子的喪亡而舉行的儀仗。

（春風雖仍溫和地拂着柳枝，但綠葉叢中却放出杜鵑的悲歌，聲聲如為這死孩哽泣。

鐵閘子車裏

吳曉鐘

一列負責專運的加點車的尾巴上，掛着兩輛鐵閘子，一輛是載的貨物，一輛卻是守車。

在這輛沒有貨的一輛，車的角落裏，蹲伏着幾位勞工，還夾着兩個臉上敷滿了黃粉——沙土——的鄉下老兒；在那兒叨着一尺來長的旱煙管狠勁兒的吸，吸，製造着煙幕。一股子臭煙葉子味兒；非常的刺人臭覺，假使這輛「鐵閘子」的兩扇鐵門都要關閉起來的話；那末，車中的人至少也可在「毒瓦斯」的氣體中行一下洗禮了。

「喂！老李，你幹幾天？」一位頭上纏着一條藍布包頭的勞工向一個穿了搬尖鞋正在倒砂粒子的勞工這樣說：「

「X」他媽！幹一月，還差點兒把命送掉了。」

「是的，我聽工頭張說：你從橋架子摔下來啦。」

「要不河灘裏有一窪水，別想活到現在，坐火車回家過年，怕早已變成肉餅子饃了X的狗咧，危險哪！沒有摔死的確萬幸呢」。老...聽着不住的搖頭。

車中的二位鄉下老兒，並其餘的幾位勞工及與我同行的一位灰色同志：對這位勞動者的話，驚動了我們的好奇心，都在漸漸起了注意，預備着聽他的下文。

「有多高哇？」一位鄉下老兒，忍不住的這樣問一下，並且把手中的煙鍋往鐵板上「磕」，倒出些殘餘的煙灰來。隨手又裝了一袋。「...你說多高罷，十丈都不止！」

鄉下老兒托舌頭伸了伸。

「這橋不是離X十幾里地那座橋麼？現在還沒有完工嗎？」同行的一位灰色同志也插了兩句。

「剛完工沒幾天」。

煙幕製造得更濃厚了，縷縷地從鐵門的隙縫偷偷地鑽了出去。

「真箇的！你丟幾個子兒？」藍布包頭的這位勞工又

沖他斜對面靠着鐵閘子車殼的老楊說：

「哎！別提啦，論說咱們幹包工的每天幹一天有一天的錢在，然而卻不是那個樣子，可惡的包工頭兒，他們故意的扣留咱們的錢，硬叫吃他們包工上的伙食，他們到月頭一算賬，伙食竟會吃六七元，你想咱們一天三角五分的工錢，一扣伙食，那還會有子兒麼！有X吧！你幹的不是包工，比較我們強得多呢」。老楊說着直咬牙。

.....

「嗚」！東的汽笛在鳴了，輪子漸漸地轉動起來，一位瘦骨稜稜的先生，穿着黑呢製服，胸上繫着黃銅鈕子，耳旁斜插着一隻藍色八稜鉛筆，手裏還執着一疊什麼公事？（大概許是行車報告表？）很自然的抓着鐵扶手跳上了這輛鐵閘子，——守車——這位黃銅鈕子的先生，面容有點黯淡和陰霾，兩條半截眉由眼的眶骨上往上高聳着，一雙眼半睜半閉的像一條線，在這條線裏，你可看見兩顆圓套着的一工站了起來，冲着這位黃銅鈕子先生畢恭畢敬立着正說着：

「哦！你們幹洋工不幹洋工，我且不管，你們幹洋工

點睛子，睛子就在這條綫裏來回亂溜。——終於被他發現了新的奇蹟，——

「啊，你們都來啦，上那兒去呀？」很和氣地，嘴角上也露出些笑意來，同時他的一雙睛子，也隱沒在他的特有的線裏。

空氣頓時寂靜了，車的角落裏的一部分勞動者，歡樂的笑臉，馬上變成一種似苦非樂的面孔，也都不在那兒高聲談笑了。

黃銅鈕子的先生脚漸漸移到這幾位勞動着的面前，車也在常兒開始飛馳。

「苦樂！」

「苦樂！」

.....

滾滾的輪聲好像在嘲笑着這幾位勞工。

黃銅鈕的先生終於忍不住順一指這勝並勝的兩個鄉下

老兒，

「你倆上那兒去？」

「俺上××」

「啊？聽不清楚，大聲些！」

「上××。」

「××？四元五角五」

.....

一位鄉下老兒在掏腰了，一條破錢袋連在腰帶上緊緊地繫着，扯下來，倒萬寶囊似的，一抖擻，滾出許多大銅板來，檢了檢，全數的遞給了這位黃銅鈕子的先生。

「這.....三元錢不到，兩塊錢掛零，不成！」

第二鄉下老兒也在掏了，狠命的掏，老半天從一個衣角裏掏出一張一元破爛不堪的中央鈔票來。

「實在沒有了，你老積德，行行好吧，俺倆是逃荒的」

。

你倆真行，就憑.....也想坐火車？我也不會行好，你倆到××下車——說着將銅板轉遞給身後站着的一位油漆班班的工人，鈔票裝在自己的口袋裏。

「你們怎麼辦？」

「報告車守，我們是在×橋幹洋工的，現在橋已經完工了，用不着我們，我們不能再在那兒，況且又到年底，我們都想回家看看，無論如何，請車守允許我們乘車只這一次，出門在外很不容易.....」纏藍布包頭的一位勞

拿你們的工錢，可是：坐火車也要照例的買票；如果每一個站工，上來你們這許多，那不要把這輛鐵閘子也撐破哪？！不客氣！前面快到x x了，下去！」

「苦樂」！

「苦樂」！車的速度更加快了，有時他們雙方的談判，也會被輪聲震動得聽不清：

結果是：每一個勞工出了二元的白汗。

「不論誰問你們，你們就說x x荐的，可不許說……了！」

我隱約得聽見兩句。

「是」……

到x x了，車漸漸地停了下來。又上來一位穿寬腳棉褲，黑絨鞋的半老徐娘，一上車，一眼看見這位黃銅鈕子的先生，先獻了一個媚笑：

「哦！我當是誰呢，原來是x車守哇，真好，又碰見熟人咧，請您多關照罷。」（純粹國語）。

「哦，是你嗎！你不在x x x里嗎？怎麼你來x x幹嗎？」

「你看看，你們鐵路上的人員，坐火車敢情不用票，東跑西，西跑東，難道說俺們都不與換換地方混碗飯吃嗎？」

「哈……」……

讓過去一輛特別快，汽笛又鳴了，車開始蠕動起來。

「妳們的生意怎樣？」

「還不是那回事，挪挪地方改改口味，將就餓不着就是啦」。嬌聲滴滴地。

「怎麼樣？妳的票呢？別人出兩元，妳拿一元罷，他們特別優待，並且比人家多坐幾站……」很慢的口聲。

我是在他們二位背後，聽見了這麼幾句。

「嗚！x車守，你怎麼這樣薄氣哪，要是到x x，你上我那兒去，我給您買三砲台的煙抽，再叫翠紅陪着你玩，你看漂亮不？」

「……」……

……嘴倒真甜，就怕口不應心……那時候我不得不又掏腰包了。」說着，這二位就一同在攤好的行囊上，像二位鄉下老兒勝券勝的坐着。

過山洞了，黑暗，什麼都看不見了，不一會又現出光明來。

「×他妹妹！」同行一位灰色同志狼聲狼氣的像不知在罵誰，像是打抱不平，又像是搬倒了「醬油罐」。

這位徐娘，由××，一直到××，衣袋裏始終沒有跳出一塊銅！

×站下了車，提着我的箱籠，隱隱地看見這位徐娘一真地跑進一條距車站最近的一條巷弄裏。

我的腦際始終在盤旋着；

「女人的魔力真大！」

工人雜談

少唐

春天的早晨，拖着太陽在轉動，催促著勞動者狂

醒——

當濟南大醫院氣笛響過之後，這時老唐已經把衣服穿好坐在床沿上，一面眼看着條棹上的馬蹄表，一面朝床底下找尋那雙為油灰所沾偏的鞋子。錶針下落五分了，老唐也就急急地約着北院住的老侯。一徑往車站去上工。

車頭房門外的燒餅籃及豆汁攤上，其中不乏認識或不識名而一樣點頭說話的伙計們，因為他們的早餐，都是在這時候用，同時又因了都是在這地方集中的緣故；所以老唐和老侯當然也不能例外，這時候他倆雖沒看着老司，但他早已在電線桿根下喝香油果子粥了。

老司跑近粥攤放下碗，打趣着招呼他們：

「喂！老侯，你們兩個小子真不要臉，才來啦，天晚了也得一口一口的喝，小心別燙破嘴唇，嘿，早起一回，也省得受這樣慌張罪，你們這個，哼，趁早吧……」

「嗯，老司你先別說俺，老爺們來的晚，也沒吃完在你後頭，走吧，七點半啦」

老侯一隻手擦嘴，一隻手招呼老唐和老司——三人一塊進了鍋爐房，各自找定所應幹的工作，老唐吃啦吃啦的磨起管子帽，他們兩人便使起大小錘打鐵，各種的聲音，湊和成一塊。事務員不時的發出命令，從他們這繁忙的狀態中，抽出工夫為他幹那種於自己有益的而欲稱心至如何程度的零瑣工作，因此，這全場的聲音，無形中也就被這不時的命令所使，由若斷若續，以至於完全停止，在這樣的情形下，挨過了三個鐘頭以後，各人的臉上都呈出汗容

，所以他們不得不自動的宣佈休息。

他們伙計們圍住石頭板蹲下，石板上面放着一提壺開水，不知已由誰都滿偏了水的粗磁茶碗，業已冷得溫涼適口，但爲疲倦所累倒了的他們，並未曾絲毫理會到這點惠施，以爲這是勞動後應得的報酬，享受。其實就是老唐幹的，老唐在乍變了的環境裏，每每因忿不過好多說話，也許是有點想掙扎的野心，所以這回也是因爲太累了的緣故，於是他又發出了這一段心話！

「噫！近來的活這樣多，天又格外熱，幸虧幹五天當一個夜班，歇一天，不然的話，真是有點受不了，咱們的事務員，近來也大不和從前一樣，一味的學苟氣，一看着歇一回，他心裏就冒火，一仰臉一低頭之間，馬上便給你計劃出一樣或幾樣活來；廁坑裏水流不通，他立刻會知到水管子頭上的梗塞物，不是擦腿擦下去的綿紗，就是香蕉皮，反正無論是什麼，都得撈過清楚，打掃乾淨，才能上鍋爐裏邊幹活。老司，也不是說，憑你這樣枯空身子，哼，以後天熱起來，夠你玩的——」

素常很順人意的老司，把手裏拿着的一團油棉紗，朝地下拂拉着冷笑着說：

「……不用管，反正教幹麼就幹麼，沉住氣的幹，看不見一樣磨洋工。」

圓臉老侯帶着九分嗔意，似乎對老司的話很不以爲然似的，把眼往四下裏一溜，駁斥地說：

「什麼！沉住氣，你忘了那天啃牆根了麼，牆根底下的萬年塵見了油在洋灰地上粘得結實實的，和棹子上的漆一樣，你猜怎麼着；硬教使火碱水沾着棉紗往下擦，還想磨洋工，不怕你磨，手不痛，你就磨呢，恐怕一餓破手就值得多啦。」

還有，你們光知道說，爲什麼現在各部分的主管人都變成這種樣子了呢？說來也不能光怨人家，自作自受，原是不會錯的，不信，就請你們想想，說句實在話；現在工人所受的壓迫，比起民國十七年以前還差得多啦：伙計，先不用說別的，就單指上班和退班說，如今誰能照點退到，差不多晚來幾分鐘，早走幾分鐘，都沒有什麼事，連在工作時候受過的苦處，大約比那時也要差幾分的：好比從前幹活，幹的少了，耳瓜子馬上便換上，如今可不像從前了；縱然幹少了活，頂厲害也不過喝頓眼皮湯，你們要知道；這和從前的等差，有着好大的理由呀！說也很容易明

白，自要你知道那年顏委員怎麼下的台，就可知道我們的厲害，工會強壯的時候，工人肯吃誰的虧，不用講別的；先說幹活上，實在比這公平的多，第一件好處，對於「名附其實」四字却合得上，幹什麼的就是幹什麼，胡支派或者給他們當頭的幹私活行麼！也不是說，他真不敢支使賄。可是這幾年就不行了，工會的事，誰敢談呢，濟着他們幾個人瞎鬧，好，紙老虎早晚自己戳破了，爲着爭地位，打官司，工會也被人封閉了，還想好，要不是這幾位大工人領袖，我們還不能重入民十七以前的地獄哩……等着吧，慢慢就教你再會嘗嘗那種滋味。」

這時候只有老侯自己在說話，四圍的人們都保持着一種沉默，似乎在回味着老侯的話語。

「大鷄子咆！鮮鷄子……」鐵管子牆外不住的朝葡萄架底下這邊放送着這樣的叫賣聲音。

半臉白鬍鬚的王領班，應着這聲音從葡萄架底下帶着十分懶意地一步一顛朝鐵管子牆這邊踱來，意思是抱了極便宜的希望買些極好的鷄子。

在他踱近鐵管子牆的一刹那，却把老侯的話聲打斷了，並且想迅速地把話峯調轉方向，在急劇的臉一紅身一扭

之間，他立刻高聲地說：「去！老司你快把那拉開的半盞開水提來，喝喝再幹哪，天……天有十點多了吧？」

不一回，老司在他的呼喚之下，連盞帶碗一塊兒放到石頭板上，各人倒上一碗涼着，有的却唏噓唏噓的稱他鐵嘴唇的能，焦熱得渾身冒汗，以顯示領班，希圖再多歇一回。

乞丐的夢

我聞

乞丐，甚至於窮的連討飯吃的傢伙都置備不起的一個乞丐。

在一個天氣很冷的黃昏，他抱着肩兒，無精打彩的走到一處叢樹林裏。他的肚子餓得亂叫。他打算尋死，但是，也不知怎麼，總是覺得有些「依依不捨」之意。這時恰好從前邊來了一個行路的，他曉得救星到了，連忙從腰裏解下那條朽了的麻繩來，挽了個套兒，縛在樹上，將後腦殼子擱在套兒上，裝做要上吊的樣子。

那行路的人望見林內有人上吊想道：「救人一命，增壽十年呀！」急忙跑過去，把他放下來，問道：

「活的好好的，爲什麼要尋短見啊！」

「唉，」他嘆了一口氣說：「活着幹嗎？——吃不上喝

不上的！」那人勸道：

「俗話說：『好死不如賴活着』，我看是『活着終比死了好』啊！」他聞聽此言，心中愉快了許多，暗想：『不料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一個知己呢！』於是他問道：

「你能幫助我折根棗樹枝子麼！」

那人一聽，挽一挽袖子，到樹上便給他折了一根下來。他謝了謝人家，就各自走開了。

他獨自走了一里多路，看見村邊有一個井，離井不遠，有一個拾囊的在大路上。他忙從路旁拾了塊磚頭，走到井邊，把磚往井內一投，嚷道：『誰也別拉我，我要跳井了！』拾囊的一聽，驚道：『見死不救，於心安忍？』扔下囊筐子就跑過來，一看，見他兩腿又在井壁上，手抓住井沿，正喊：『救人哪！救人哪！』拾囊的一把將他拉上來，說：

「爲什麼事，竟這樣尋死覓活的？」

「唉，」他說，你有所不知，你瞧我窮得這種樣子，連個討飯的，伙都沒有，還有什麼活頭呀！」說罷又做出要跳井的樣子。那人拉住他說：『我家裏有個飯糰子，我給你吧。』他一聽大喜，又道了謝，跟着那人家去了。吃了

頓飯，又向拾囊的要了些柴火。遂拿着那飯糰子，找了座破廟住下了。

他把柴火鋪上一半，燃着一半，就烤起火來了。

肚裏不餓了，又烤了一忽兒火，覺得身上很是溫暖而且舒服。便合上兩眼，迷迷糊糊地打起盹來了。正在打盹，忽聽廟外有車馬之聲，走到廟前便站住了。他想：『這時候那兒來的車呢？』正在納悶，只聽門外有人說：『姑爺保不定就在這廟裏呢！』

又有一个人說：『沒有準兒，找一找再說！』

話畢，忽見兩人手提燈籠走進門來，見了他，齊聲說道：『呀，姑爺果然在這裏！』

其中有一個人推了他一把說：『你算把我們害苦了！這樣冷的天氣，讓我們好找！快回去罷，太太整哭了兩三天了！』兩人把他拉起來就走。出了廟門，便將他推進車裏去。他也不知道怎麼一回事，半驚半喜上車了，工夫不大，到家了。一入大門，只見兩邊站着許多聽差的，一個個垂手而立；黑漆的大門，被燈火照的閃閃放光。下了車，早有一羣老媽子把他接了進去。走到上房，只見一位老太太，鬢髮斑白，拄着拐仗，迎了出來。見了他，一把將

他拉住，滿眼含着淚花兒，說道：

「唉，你這麼大了，怎的還是孩子似的，拌兩句嘴，也值得跑出去？這樣冷的天氣，看凍的你這個樣子！先喝杯酒，暖暖身子吧，這是何苦呢？唉！」

立刻老媽子們便端上酒和肉，他喝了一陣子，覺得身上火洞洞的，熱了起來；又吃了點便飯，擦了臉，老媽子又拿出了許多衣服，領他到更衣室裏，把衣服遞給他，便出去了。他心裏說：「管他媽的這個那個，多穿上幾件是正經——回頭好逃走啊！」越想越有理，就挑着值錢的穿起來了！一忽兒穿好了，回到外間屋裏，不見了老太太。忽聽得一個老媽子在門外低聲說：

「他跑，未必不是因為不給他娶呢！」

「也許」，老太太低聲說，「不過我說是再過個一年半載的……」

「還等什麼呢？」又一個老媽說，「誰敢保他不再跑呀，最好是趁早兒辦了就放心啦！」

可不是麼，歲數又不是小咧。」

不是聽說今天是個好日子嗎？莫妙在今天夜裏就入洞房，何妨明天再拜天地呢！」

老太太笑道：「也是，不過這實在不成話咧。」

「什麼成話不成話，這倒覺得新鮮有趣呢！」另一個老媽子笑着說，

「那麼，妳們就領着他去罷，什麼禮節不是人創的呢？」

老太太的話剛說完，一個個都壓住聲兒笑將起來，他在屋內聽着，也莫明其妙，老是思想逃跑的法子。

工夫不大，進來了一羣老媽子，說：

「請姑爺入洞房呢！」

他一聽說「入洞房」三字，更弄得不知所以，暗想：

「什麼難爲人的事？去就去罷！」

便跟他們去了。

到了姑娘的屋裏，老媽子們把門一關就走開了。他慢慢地走進內屋，看見姑娘正在攬鏡自照，只見他面賽桃花，身似弱柳，見他進去了，用手指着他，似笑似噴的說道：

「你這小沒良心的，眼裏容不下個沙子，還沒怎麼就跑，跑呀，爲什麼又回來了？就不想想，你跑屢教我怎麼着啊！」

說到這裏，她竟嗚嗚咽咽哭起來了！他見了這個，也不知道什麼叫怕了，連忙甜言蜜語地安慰了她一番，又給她賠了許多個不是，她嗤地一聲笑了。於是他才快活地上牀睡覺。猛聽「咯叭」一聲，剛討來的一個瓦罐子，還不會用過，一下子給擗了個粉碎！只覺得渾身發冷，睜眼一看，方才點的那堆火早已熄滅了。

怎樣治理我的們家庭

金 聲

要想使家庭發達和快樂，第一要緊的事，便是經濟寬裕。經濟怎樣才能寬裕呢？我國有二句古語：「生之者衆，食之者寡，」這便是說，一家的人，大家都要做事生產，不能袖着手吃閒飯，專靠一二人工作養活。（每老年小的人不在裏面）其次，我們用起錢來，應當量入而出，就是先算算進款多少，然後再定出款多少，大約總要進得多，出得少，方才會有餘款。

要達到上項目的，第一要有預算，一年有多少錢收入，必須有多少錢用出。而二是決算，便是在年底或是月底，要總結算一次，在這年這月裏實實在在，收入多少，用出多少，該剩多少。第三是儲蓄，就是把你剩餘下來的錢

，積藏在家中，或是放在銀行裏，這便叫做儲蓄，日積月累，自然會有多數的餘存，這樣儲積下來的錢，可以防備意外的用途，並能推廣你的生計。

我們中國舊習太深，遇着婚喪等事，都是講究排場，講求門面，空化了許多金錢，反把真正的意義失去。像死了要和尙拜懺，葬祖先要請人看風水，結婚要請瞎字排八字，這都是有損無益的事，我們切不可迷信他。

其次是教養子女的問題，古語云，「養不教，父之過，」有了子女，自然要保養他們，教育他們。小孩從初生到二三歲的時候，全靠父母當心保養：第一是飲食，初生小孩，吃乳要有一定的時候，大概兩點鐘或三點鐘一次，滿了兩歲，一天可以吃飯二三次，不要多吃零星食物。第二是衣服，小孩的衣服，要舒服合身，不可太小太緊。穿衣不能太多，還要勤於洗晒。臥具質料要輕軟，容易流通空氣。第三，小孩要時常洗浴，睡眠時間要充足，而且要有一定的時候。

小孩年齡稍大，便應注意教育，教育小孩，最要緊養成他的好習慣，時時對他說好話，談好事，做好樣，到了應該讀書的時候，無論如何困難，總要想法送他們到學校

裏去，讀幾年書，無論男孩子女孩子，都一樣的要受教育，切莫錯誤他們的光陰，可知睜眼睛子，是人生最大的恨事。

忌早婚，據醫生說，早婚有傷身體，男子須到二十五歲，女子須到二十歲，才能發育完全，如結婚過早，身體便要衰弱多病，說不定還要早死。且結婚過早，自然生孩子也生得早，那時做父母的能力薄弱，倘若添了許多女兒，穿衣吃飯，各項化費，處處要錢，經濟便發生恐慌了。且早婚者所生的兒女，必不強壯。

以上幾項，雖正淺薄，但關係於家庭幸福者則甚大，望我工友其勿忽焉。

本報投稿簡則

- 一、凡有關於鐵路職工生活職工教育職工調查及勞工文學小說詩歌戲劇歌謠等項之文字賜投本報者均所歡迎
- 二、投稿文字須用淺顯易明之語體文以求適合於一般職工閱讀之能力
- 三、投稿文字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 四、本報對於來稿有修改之權如不願意修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譯稿須附寄原稿
- 六、來投稿須將姓名住址詳細註明以便通訊
- 七、來稿經登載後，酌致酬金，或贈送本報
- 八、來稿如不願受酬者請註明（却酬）字樣
- 九、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此例
- 十、來稿請寄南京湖北路鐵道部職工教育委員會編審股

馬乘風著

中國經濟史第一冊出版了，該書共分五冊，

都三百萬言，第一冊已出版，第二冊在印刷中，三冊以在屬稿中，馬先生研究中國經濟史有年，對此書精心結構，誠見卓越，著作界推為無前傑作，所宜人手一篇，先觀為快！

總發行處中國經濟研究會